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往往在一些中型或小型的座談會上，有個別人士總是滔滔不絕，一再搶着發言。內容並無新意，想是天生有一種發表慾，有一種表現自己的習慣，但卻令人見之生厭。我有時覺得會議為有少數人在場，亟想避席。

在大會上的致詞，有一些人，特別是某些官員，或是秘書擬稿照讀，或是早已無甚高論，但總要發表一篇冗長的講話。好像自階愈高，致詞就要愈長。貴婦總得戴有眾多名貴飾物，如果樸素無華，便顯不出高貴一樣。

我曾著文批評大會致詞長篇大論、毫無新意的高官，正像毛澤東批評過的，「言語無味，像個癩三」（癩三，是上海人指個子極瘦，以偷竊或乞討為生的小流氓）。

但現在又有的人喜歡佔領會議中各參與者的發言時間，好像只有他是一枝獨秀。殊不知與會者有真知灼見的人還有許多，只是被他佔用了會議時間，無從發言和發揮罷了。

記得早年似乎有人寫過一本「講話的藝術」之類的書，現在已經忘記了該書講的是什麼。但我認為毛澤東所作《反對黨八股》一文，是值得從事政治活動、經常要發言、講話的人認真學習。一讀再讀，肯定有所啟發。

毛澤東認為，要學習語言，也就是要學習講話，非下苦功不可。不然，他們的演說，就沒有多少人喜歡聽，他們的文字，也沒有多少人喜歡看。

他批評有的人講話就像開中藥舖，因為中藥舖有許多藥櫃子，櫃子上貼着藥名。八股式的講話就是一二三四、甲乙丙丁、ABCD，八股發言就是這樣的羅列。既不提出問題，又不分析問題，不解決問題，不表示贊成什麼、反對什麼，就是像中藥舖那樣有盡有。

至於喜歡佔有發言時間，但言之無物，只是滿足發表慾而已的人，我看這比開中藥舖更為令人反感。毛澤東說，沒有話講的也要講一頓，不講好像對人不起。旨哉斯言！

有發表慾的人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前段日子，某天凌晨，內地有一段不雅視頻在網絡流傳，第二天便在香港瘋傳。

天命最關心的，不是視頻的內容，而是這件事發生後，大家的反應。事情剛發生時，多數人自然是跟帖留言，或者下載視頻，傳送給其他人。深陷其中的人們，往往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麼，就像一個不太清醒的樂手，在交響樂表演中，被身旁的樂手帶着走，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吹着、彈着什麼，只是覺得發出的聲音與別人一樣，組成很洪亮的聲音——不管這音好聽與否，總之它是響的就行了。

而今天命留意的，是當有人傳言「聽說女主角已經自殺」時，有人說道：「假如她真的自殺了，我們大家是否都是兇手？」

佛家有「口業」之說，口業當中亦有妄語、綺語、惡口之分。舉個例子或許能帮助大家理解何為「口業」：二零一二年內地某歌唱比賽熱播時，天后王菲在微博開玩笑，調侃某位明星與選手合唱《讓我一次愛個狗》時，全情投入得像是「兩隻貓咪高叫愛個狗愛個狗愛個狗」。雖然只是玩笑，演唱者也表示並不介意，但篤信佛教的王菲還是道歉，說道：「圖一時之快亂開玩笑，傷害到別人，造了口業。」

意識到「我們是否是傷害女主角的幫兇」的人，大概也意識到我們自己所造的口業。截至天命正在寫稿的一刻，由警方的信息來看，女主角似乎正在接受調查，而非已經自殺。心存善念的人，不管是否佛教徒，不管言語是否真的傷到他人，只要自覺是造了口業，便會時時自省、反思，或者道歉。比起「我們會否因此在此死後下地獄」這個問題，更重要的是，千萬別用自己的言語，把別人馬上活生生推向地獄。

口業

琴台聚客

彥火

彥：您對台灣現代派詩人提出「橫的移植」有什麼看法？

鄭：我想，為了針對這種自「五四」以來存在甚久的情況，台灣現代派提出「橫的移植」，只是作為一個運動的口號，肯定的意味自然強了些。但這不是重點所在，關鍵是詩人本身是不是在自己的文化中得了道，是不是在自我的社會中有真實生活的體驗，是不是能成功地把移植苗培養成材。如果是，則現代詩的移植對詩人來說就不會成為「附體之魔」了。

彥：這恐怕是說，不管運用什麼技巧，主要還得為內容服務。

鄭：話可以這樣說，不過，對於技巧與內容的關係，也不是一些人理解得那麼簡單。如果一個中國青年受了存在主義的影響，表現存在主義的思想，也並沒有錯，因為中國也是經過打仗、變難的，中國的青年也有當時歐洲青年同樣的苦悶，為什麼不能夠表現呢？

雖然由於傳統的限制，青年思想範圍比西洋人要狹隘，在文化中也沒有神的主宰的觀念。但既然別人開了這扇門，為什麼不可以從這扇門裡頭去看窗戶，從窗戶去看另一個天地？

現在有許多人認為，是因為中國「五四」以後，革命、抗日戰爭，使文學走到一個寫實的、服務政治、服務民族的道路，時間太久，一下子改變過來很不容易。

彥：現代派詩人與寫實詩人是否因題材、內容，也可以互為轉化？

鄭：我是這樣一個想法，寫現代詩的詩人，有很多人也能轉變為寫實，這種寫實是一種客觀需要，有的時候是一種時尚。我希望寫實是一種客觀需要，而不是一種

時尚。

關於中國兩個詩的主流，我可以用兩位詩人作代表，就是艾青和紀弦。他們是同一時代的詩人，參加同一個戴望舒組織的現代社，結果兩個人走的路線是大不相同。艾青影響了很多年輕人，認為寫詩是為社會主義服務的，而紀弦影響了很多年輕人去為現代主義的詩。

最近有人翻譯顧城的詩，和早年紀弦寫的詩非常相像，尤其是翻成英文以後，好像同一個人的作品。我們翻譯了台灣現在一些年輕人的詩，就很像早年艾青的詩。這是一種交叉。兩種不同的人，在兩個不同的環境裡頭，發展起來的兩條路線，到最後竟交叉起來。

而且，我們看見的那種交叉又是一種迴轉性。台灣的圈子往回轉，轉到不是現在的艾青而是早年的艾青那邊去了；大陸的青年詩人寫的東西轉圈轉回去，不是現在的紀弦，而是早年的紀弦。

所以從這裡，我們可以看到共通的地方，就是創作藝術裡有一種好像是返復的現象。這種返復，就是看似過去了，但又回來了。

彥：這個跟大陸和台灣的特殊地理環境可能有關係。鄭：對，隔絕。

彥：例如台灣，對上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在相當長的時期基本是隔絕，現在似乎較開放了，大陸的現代派也是一樣。這是不是一種特殊現象？

鄭：文學本身是有一種返復的。中國的文學發展很難把它放在世界文學發展的主流裡。譬如說，現代詩人真正地仿效外國詩人的作品，不能成為重要作家，重要作家他本身有着自己的變化，這種變化是和客觀環境的需要有關，從而造成一種返復現象。

我想，顧城一代的詩人，不一定是看見了紀弦早期的作品才這樣寫，而完全是一種巧合。

（說鄭愁予之九）

後海

乍聽這個名字，馬上就讓人想到了北京。北京也有一個後海，只是，後海不是海，是個有水亦能觀山，有柳且已成行，與著名北海一水相連的風景名勝，屬於什刹海公園景區的一部分。公園現有各種喬灌木117餘種，多達17101株，其中古樹584株，全園綠化覆蓋率達到91%以上，是北京市市中心城區不可多得的低碳生態景區，歷史文化旅遊風景區和北京市歷史文化保護區。

在牟平第七屆「養馬島讀書節」，下午參觀結束，當有文友提出去後海遊玩時，我不覺愣了一愣，納悶了片刻，讓這個名字在記憶裡回轉，在印象中搜索。我真的沒有聽說過，這裡也有一個「後海」。旋即想，既然身在養馬島，在離大海不遠的地方，那麼此後海，一定不是彼後海。文友看透了我的心事，連忙說，這個後海，是養馬島的後海。

太熟悉一個名字，就會產生一種錯覺。帶着這種錯覺，一行人，共三個女人，由一位男士保駕，從賽馬場賓館出來。驅車約五六分鐘，車即至，開車門，剛一探頭下車，海風就兜頭兜面地襲來。不知是因為時間已近黃昏，還是後海的風本來就大，風颯得人站不住腳跟，裙擺、髮絲在風中亂舞。無論你穿的什麼，穿得有多整齊，一切都在瞬間凌亂了，感覺單薄的身體就要被風吹起。環顧周圍風景，海天蒼茫，礁石林立，沿岸到處岩石峭壁。整個後海的石岸，就像一塊聯結在一起的甲板，在急風驟濤中飄搖。

風撕扯着你，推得你前仰後合，重心不穩，浪濤仍然在身旁捲起氣流。儘管這樣，我還是迎風向海邊巨大的岩石探身，走上伸向海裡的曲折木棧道，感受海風的涼爽和愜意，吸吮海水熟悉的

鹹腥味道。海是遼闊的，蒼茫的，大海的胸襟向我們敞開了一角，僅一角，就讓我感受到了它的深邃，它的壯觀。藍色的海充滿了夢幻，站在它的面前，我深感自己的卑微與渺小。

來後海遊玩的人很多，卻很安靜，大家都沿着棧道輕輕地行進，俯在上面向海面眺望。單人或集體拍照，聚焦，尋找海面上的鷗鳥，欣賞牠們恣意飛翔的身姿，流連忘返。唯一的喧嘩，是在強勁的海風裡站不住身體的驚叫，一聲驚叫過後，身體趨於平衡，那些凌亂的氣氛才得以緩和。除此，還有風吹，還有水湧，還有堆雪砌玉的海浪，以及無休無止風浪混雜的喧囂。

後海是養馬島景區的一處省級地質公園，該景區由獐島十八洞、碧礁灘景區、秦風崖景區和西山灣景區共同組成，地質構造奇特，地貌景觀和地質遺蹟繁多，是一座以海蝕地貌景觀遺蹟為主、兼顧人文景觀的多元化綜合地質特徵風景區。島上風光秀麗，氣候宜人，冬無嚴寒，夏無酷暑，是休閒度假的理想勝地。

附近的海域剛剛進入休漁期，海面幾乎看不見帆影。我曾在其他淺海的地方，看到過一些舢舨，也是獨橫沙灘，無聲無息地在海邊停放。我在賓館附近散步的時候，看到過一個寬敞的院落，裡面放着長長的草綠色魚網。成片成片的魚網正兩頭拉開，攤晾在平展的水泥地上，像是在保存休整，又像是在晾曬修補。悠閒的村民在網前緩慢地移動，就像青鬱的樹林掩映的漁村那樣，顯示出歲月的安靜。

休漁期，是為了讓海洋中的魚類有充足的時間繁殖和生長，是國家每年在規定的時間內，制定的更嚴格的資源保護措施。禁止任何人在規定的

海域內捉魚，對魚類的生長起到了很好的保護作用。在休漁期的時間裡，除刺網、釣業和籠捕外的所有漁船，都要進港停靠，所以我們看到的後海，除了趕小海、挖蛤蜊和垂釣者，並不見遠方碧波揚帆。

我沒有看見海鷗，我看見了一些黑色和褐色的礁石。這些顏色斑駁裸露的礁石，一個個怪異嶙峋，有些有如斧削馬劈，上面堆積了一層舊年的苔痕和殘缺的蠣殼。聽說，在這片水域上，每一塊礁石都有一個美妙的名字，如海中浮蛟、獅狗避浪、金龜望海等。只可惜我們逗留的時間不多，來不及仔細辨識，也就不能讓這些美妙的名字，與每一塊礁石相對應，一一確認。

後海這片海域，盛產海參、扇貝、鮑魚、對蝦、牡蠣、天鵝蛋。潮來時，帶來大量的海生物，退潮後，在亂礁縫間滯留下來，稍一掀動石塊，就能發現美味的螃蟹和海螺。聽當地的作家說，當年她們來後海玩，當潮沙退去，和家人一起趕海，撿拾海藻、捕捉對蝦，挖採扇貝。美麗的海洋蘊藏豐富，只要耐心尋找即可拾得，甚至一伸手，就能在海水里捉到一隻海參……藍色浩瀚的大海，簡直是一個魔力無邊的聚寶盆。聽得我們不無遺憾！

那時，海洋生態很好，海水瓦藍、清澈，沙灘細膩，陽光和煦，空氣清新。沒有工廠廢水排放，沒有生活垃圾污染，沒有為趕產量而過度捕撈，一切順其自然，安然生長，陽光、碧水、沙灘、綠樹構成一幅格外美麗的海邊風光畫。對於生長在海邊的漁民來說，大海就是一座取之不盡的寶藏，有了這座賴以生存的寶藏，他們才能安頓自己幸福美麗的家園。

多麼好的生態，多麼好的海洋環境，遺憾的是我們可能難得遇見，或者不再遇見，永難遇見。好像許多年前，我們就開始了自責，對於海洋、生物、環境，感到有負後人。人類的侵擾，目前已無處不在。保護海洋，我們有着不可推卸的責

任。

後海的天空是藍的，藍得純淨，高遠，海浪洶湧，驚濤拍岸，發出一聲聲轟鳴，海水激起，向岸伸出雪樣的浪花。在這樣的巨風下，點綴在蔚藍空中的雲卻巍然不動，它們就像飽吸了營養的奶脂，一團團潔白着，厚重着，閃着脂玉般的光澤，溫潤有方，給養馬島藍絲絨一樣的天空，增添了许多純淨透明的質地。

我曳着長裙，任海湧的聲音，海風的聲音，把我包裹起來。後海，適合一個人獨行，適合面對傷痛，調整不平的心態和情緒，讓靈魂暫時不受任何的誘惑和裹挾。

風是無序的，被風撩起的衣褶，拍照時定格成個性的張揚。目光靜毅，那種昂頭挺胸的姿勢，就像站立在風口浪尖之上，很有氣魄，也很瀟灑。

據說，後海的木棧道曲折蜿蜒有八公里之長，清晨站在銀定橋上，可以看到後海的日出。當夜幕來臨，整個後海燈光閃爍，橫穿海面與礁叢之間的木棧道在絢麗燈光的微照下，發出奇特多彩的光線，堪稱「小布達拉」夜景，景色非凡。

可惜因為風大，時間已近傍晚，還有事務在身，我們只走了不到十分之一，然而就這十分之一，卻也盡顯養馬島美麗的風姿。



■後海是養馬島景區的一處省級地質公園。

網絡圖片

每個家庭都是一所名牌大學

騰得萬里

趙鵬飛

最近有個朋友對我說，他恨極了自己父親。朋友很苦惱，父親出軌，母親的嚴寒裡，每一個家人都冰冷而沮喪。彼此之間的血脈親情，如同打碎了的鏡子，每一個碎片裡現出的都是痛苦，都是無盡的傷害。朋友詛咒發誓，說此生都不會原諒父親。

我從來都不曾聽過父母談論感情，保守又傳統的他們，情深意重到無須言語表達。彼此之間或者相視一笑，或者凝目一瞥，傳遞出的柔情蜜意，足以讓我在鍵盤上敲打半天。歷經歲月浸染的情感，如同入窖經年的醇釀，任何不經意的輕輕一嗅，沁人心脾的妥貼和舒服，渾然天成。也從沒見已經合過十多年年的哥嫂耳鬢廝磨過，心照不宣的默契，猶如春風裡柳絮拂面而過時的輕盈，彼此無語的微笑間，便知曉了對方全部的好。自己雖然還是單身，對融入這樣幸福家庭氛圍的嚮往，也從未停止過。

家庭是我們每一個人必讀的大學，這所大學跟哈佛劍橋牛津相比，絲毫不遜色。潛移默化的家庭教育，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，讓一種強勁的內在心靈，如影隨形出入在所有的正止當中。西北有句俗語：一鋪炕睡不出兩樣。說的正是這樣的道理。當然，流淌在每個家庭裡的習俗和傳承，並非都是人性中的真善美。家教也不都是簡單地從父流向子女，或者只是兄弟姊妹之間的相互濡染，也需要身處其間的每一個家庭成員，不計回報長年累月的點滴努力。大部分的家

庭是我們每一個人必讀的大學，這所大學跟哈佛劍橋牛津相比，絲毫不遜色。潛移默化的家庭教育，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，讓一種強勁的內在心靈，如影隨形出入在所有的正止當中。西北有句俗語：一鋪炕睡不出兩樣。說的正是這樣的道理。當然，流淌在每個家庭裡的習俗和傳承，並非都是人性中的真善美。家教也不都是簡單地從父流向子女，或者只是兄弟姊妹之間的相互濡染，也需要身處其間的每一個家庭成員，不計回報長年累月的點滴努力。大部分的家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女藝人。

看熊黛林和胡杏兒跟前度分手後的表現，就知道地下情實在太苦了。

熊黛林與郭富城拍拖七年，雖然情侶關係已非常公開，但一直未獲郭富城分手收場。當時熊黛林已三十二歲，失戀一年療傷，邂逅家境富裕的香港藝人郭可盈胞弟郭可頤，情投意合，不時被記者偷拍到他們約會，大大方方拍拍，不用左閃右避，不用前人撒謊，交往雖未夠一年，已傳兩人好事近。

熊黛林是「被分手」，胡杏兒則是主動提出與已拍拖五年的黃宗澤分手。無獨有偶，她跟現任男友擦出火花，拍拍拍拍為她公開，跟黃宗澤拍拖時怎可能在街上擁吻，手牽手在鬧市現身。跟黃宗澤拍拖時，沒此等鏡頭，因為根本不敢隨時隨地情不自禁地公開親熱一番。

加上當熊黛林和胡杏兒恢復單身時，事業上已略有成績，是時候可以公開拍拖。可是男友好是藝人，存在不少顧慮，如經理人是否贊成、粉絲反應、工作上的安排等，兩人在公開戀情方面難取得共識，關係容易受損。

熊黛林硬隱瞞戀情七年，卻不能一廂情願地公開，尤其她的情況是男尊女卑，如她擅自公開，會被指借天王抬身價，博出位、做宣傳。跟天王拍拖別有用心，總之都是勢利掙掙的反應，大勢所趨，她難敵人言。

其實女藝人跟普通女人沒分別，需要一份安全感，像個普通女人般享受戀愛生活。被公開承認身份，跟男友隨時隨地親吻、擁抱，以女友身份跟男友出雙入對，宣示主權，需要擁有與被擁有的感覺。

愛情生活被壓抑多年，一旦覓得「對先生」將之釋放，自然盡情陶醉，去愛與被愛。

咳嗽難唸的經

小兒按摩（清大腸、清肺、清肝，清天河水和退六腑），第二天心情好多了，終於肯吃藥，一劑已退燒，吃完兩劑便完全沒咳了。這類腸胃感冒咳亦佔多數，因為肺腸互為表裡，關係更親密。曾有中醫一把脈便知道肺腺痛，他說肺腺痛是大腸的問題，如腫塊是在肺外圍的便可知；西醫若將其斷為肺的問題去處理，當然不對症了。

古代名醫岐伯則說：「五臟六腑皆令人咳，非獨肺也。」無論是什麼療法，咳嗽也很難醫，因為原因太多，「人與天地相參，故五臟各以治時。感於寒則受病。微則為咳，甚則為泄為痛。」曾試過沒有看見自己信任的醫師，貪圖方便只帶長子到樓下的中醫看，看了很多多次也止不了咳，結果他說應該是敏感吧！便開了止咳嗽，那是西醫沒分別。那時候便知道那位醫師學養不精，斷不了症；還是回去看自己信任的醫師，他一把脈已罵我們，不是新症，究竟亂吃了什麼！

上順肺療法堂，記得老師說過一例，為病人處方過幾次針對咳嗽的療劑也沒效，病人突然記起是摔了一跤才開始咳的，結果改用脛創的療劑，咳嗽便立刻停止了。所以發燒與咳嗽實在有很多原因，是不易看透的病徵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上星期兩兄弟也病了，二人先後發燒和咳嗽。表面病徵大多會認為是病毒感染及互相傳染吧，相信不少西醫甚至中醫也會這樣斷症，但事實並非如此。

長子先發燒，伴隨咳嗽，我們還以為因大汗淋漓入空調場所，故受風寒感冒了。怎料醫師說是中暑，而他的發燒的確是沒有汗的，咳嗽原來是因着暑氣所致。平常處理，發燒我們會着重保溫，因為身體應該是想達至高溫去燒死病毒細菌，或去除寒氣；但一知道是中暑，回家後便替他換上鬆鬆衣服，因為要助其降溫散熱。不過我們也不用「激烈」手法如退燒貼或冷水浴，只是吃藥及保持空氣流通。孩子整個病期也沒表現得不舒服，在家中玩得亦不樂乎。最麻煩的是晚上有時候咳醒了，影響睡眠質素，但吃了三天中藥便好了。

因為是中暑，我們還有分隔兩兄弟，怎料小兒在哥哥康復後便發燒了，他們還會有分隔兩兄弟，由於他平常哭得生氣時，也會嘔吐，我們也不以為然，結果去看醫師，竟然是腸胃感冒，難怪他連吃奶便嘔，且完全沒胃口。

回去起初不肯吃藥，低燒了兩天，媽媽也只能替他做小兒按摩（清大腸、清肺、清肝，清天河水和退六腑），第二天心情好多了，終於肯吃藥，一劑已退燒，吃完兩劑便完全沒咳了。這類腸胃感冒咳亦佔多數，因為肺腸互為表裡，關係更親密。曾有中醫一把脈便知道肺腺痛，他說肺腺痛是大腸的問題，如腫塊是在肺外圍的便可知；西醫若將其斷為肺的問題去處理，當然不對症了。

古代名醫岐伯則說：「五臟六腑皆令人咳，非獨肺也。」無論是什麼療法，咳嗽也很難醫，因為原因太多，「人與天地相參，故五臟各以治時。感於寒則受病。微則為咳，甚則為泄為痛。」曾試過沒有看見自己信任的醫師，貪圖方便只帶長子到樓下的中醫看，看了很多多次也止不了咳，結果他說應該是敏感吧！便開了止咳嗽，那是西醫沒分別。那時候便知道那位醫師學養不精，斷不了症；還是回去看自己信任的醫師，他一把脈已罵我們，不是新症，究竟亂吃了什麼！

上順肺療法堂，記得老師說過一例，為病人處方過幾次針對咳嗽的療劑也沒效，病人突然記起是摔了一跤才開始咳的，結果改用脛創的療劑，咳嗽便立刻停止了。所以發燒與咳嗽實在有很多原因，是不易看透的病徵。